

水落石出终有日 惊天黑幕在揭开

【明慧网】六年前，加拿大著名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和加拿大前国会议员、前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通过大量详实的证据和严谨而周密的推断，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中共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指控是成立的，“大面积的强制掠夺器官一直存在着，并且今天还在继续着。”

二零零九年，两位调查员将五十二类证据集结成书发表了《血腥的器官摘取》。二零一二年七月，另一本揭露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暴行的新书《国有器官》出版发行。《国有器官》一书汇集了十二名来自四大洲、七个国家的专家的文章，包括五名医生，一名医药伦理学家。他们从不同角度剖析了在中国发生的非法器官移植和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暴行。

两本书的发表一方面令活摘罪恶在国际上引起强烈反响，同时表明，在全球范围内，有更多

有良知的医生、人权活动家、律师和普通民众加入到制止这一罪恶的行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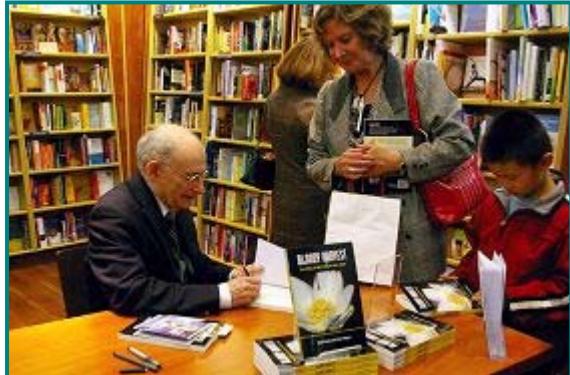
联合国人权会议聚焦

九月十八日，全球大纪元总编辑郭君女士、国际教育发展组织的首席代表帕克博士在日内瓦联合国万国宫召开的二十届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九月十日至九月二十八日）上提出“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指控，是“正发生在这个星球上的一个最邪恶的罪行”

更多证据浮出水面：从活摘现场到伪造的“捐献证明”

尽管中共一再否定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实，近年来，突破中共封锁铁幕传出来的直接和间接证据，不断的加强当初加拿大两位调查员得出的结论。中共的官员并伪造捐献证明来迫害被摘取器官的法轮功学员。

网在收 罪恶链条上的每个罪犯都会被清算



图：二零零九年十一月十五日在多伦多的新书发布会上，大卫·麦塔斯为读者签名

王立军、谷开来和薄熙来、周永康、江泽民这个从下到上犯罪链条的清晰的一一呈现，施害者的一一曝光让这一反人类罪恶更加真实和具体。

恶人终难逃恶果。王立军被判十五年徒刑、谷开来被判死刑缓期二年、薄熙来也面临重判。周永康和江泽民之流离被公审的日子还远吗？

美国资深众议员达纳·罗拉巴克曾说过：“我们应该尽最大可能找到从事活摘器官的每一个罪犯，把他们送上法庭接受审判。”（文／钟延）



□ 央视录像中，被“大火烧过”的王进东，两腿间盛汽油的塑料雪碧瓶翠绿如新，最易着火的头发也很完整，警察拎着灭火毯等着拍戏。



图：CCTV 镜头：重物猛击所谓的自焚女子刘春玲的头部后，弹起。一穿大衣的男子站在出手打击方位，保持着一秒钟前用力打击的姿势。

“天安门自焚”——中共炮制的伪案

二零零一年一月二十三日，天安门自焚惨案震惊中外。随后，自焚伪案的多处造假之处被曝光，揭示中共导演自焚是为了煽动民众的仇恨，为迫害法轮功制造借口。

二零零一年二月四日，美国《华盛顿邮报》发表报导《自焚的火焰照亮了中国的黑幕》，邮报记者亲自到

自焚死亡者之一的刘春玲的家乡河南开封实地调查，发现刘春玲靠在酒吧三陪为生，不是法轮功学员。

通过央视录像的慢镜头可看到，刘春玲是被警察用重物击打致死。

“自焚者”王进东两腿间盛着汽油的雪碧瓶在火焰中，竟然完好无损；头发最容易被火燎，但是画面中王进东的头发完好；王进东背后的警察拿着灭火毯，等王进东喊完口号后才把灭火毯盖在他头上。

造假之处还有：警察本来是不背着灭火器巡逻的，所谓自焚的当天，天安门警察几分钟内从两辆警车里拿出20多个灭火器和灭火毯应付此“突发”事件。喉舌媒体的记者更是早就知道了此“突发”事件，他们有

备而来，拍摄了近景、远景和特写。能够拍摄整个天安门广场的长焦镜头，被解释说是大会堂上面的监视器，但是监视器是固定的，而自焚画面中镜头是紧跟事件发展移动的。麦克风能录下洪亮的口号，摄影师能拍到各种大特写，甚至抓拍到小孩喊妈妈的镜头。显然，这场所谓的“自焚”是中共导演拍摄的煽动仇恨的假戏。

九死一生 花甲老人三次被诬判 劳教

2012年4月12日，古岘镇现年61岁的王锡玉老太太，被恶警绑架到仁兆派出所，她一直高喊“法轮大法好”，在派出所的大门外都能听到她的声音。后来王锡玉被非法关押到了青岛大山看守所。7月31日，平度法院的法官刘建国没有通知王锡玉的家人，非法开庭审判，诬判3年零6个月。王锡玉不服，现已提起上诉。

王锡玉老人，古岘镇乔戈庄村人，在修炼法轮功前，因病做手术留下后遗症，经常腰痛得直不起来；后来又查出了肾炎、气管炎、神经衰弱、失眠等，不能干重活。虽然各方求医治疗，也没有太大效果，常年承受病痛的折磨。1998年听人说法轮功能治病，她就开始修炼法轮功，病不知不觉全好了，家里的重活轻活都能干，成了一个真正健康的人。

然而，由于老人坚持修炼使她身心受益的法轮功，坚持讲大法真相，就遭到中共当局的残忍迫害，曾被非法判刑5年、劳教迫害2年。在济南监狱和王村劳教所二大队被迫害得九死一生，她的手腕被迫害得至今还麻木，不听使唤，不能拿东西，两个膝盖疼痛难忍。这次是她第二次被非法判刑。

进京上访多次遭毒打

1999年7月20日，江泽民集团开始铺天盖地地迫害、诬蔑法轮功后，王锡玉和当地其他法轮功学员为了给大法和师父讨还公道，就相约在1999年11月一起去北京上访，被北京恶警抓走，送往青岛驻北京办事处，又被当地派出所带回。王锡玉遭到了古岘党委的代松本的毒打后，又被逼坐在雪地里。非法关押了五、六天，被勒索现金一千元钱后才放回家。

2000年的夏天，王锡玉再次进京上访，被带回当地，恶人宗绪功把王锡玉等人关在车库里数小时，里面闷热得一丝风不透，汗水加上蚊子的侵袭，使她们承受了非人的折磨。非法关押了七八天后，由于她们绝食抗议，恶徒怕出人命才放她们回家。几天以后，王锡玉被恶警张锡玲骗至派出所，在无任何法律程序和家人不知道的情况下，秘密非法拘留15天。

遭绑架酷刑折磨，枉判五年

2001年6月27日，王锡玉在家被平度古砚派出所警察绑架。6月28日，王锡玉被劫持到青岛大山看守所关押。在看守所王锡玉抵制无理的迫害，管教们就不让她睡觉和洗漱，先是管教对她拳打脚踢，后来又唆使吸毒犯王梦、王悦楠毒打王锡玉，满嘴脏话侮辱她。王锡玉绝食抗议，看守所所长亲自赤膊上阵，揪住头发捏着下巴强行灌食，连续戴手铐脚镣18天，手铐紧紧地卡在手腕的肉里，胳膊肿得老粗，手腕处被手铐卡得直往外淌血，胳膊像要断裂了一样地疼痛难忍。



酷刑演示 手铐脚镣

在看守所关押七个月以后，王锡玉老人被平度市法院枉判五年。

在济南监狱被残酷迫害的经历

2002年1月，王锡玉被劫持到济南监狱关押迫害。每天罚站不让睡觉，强迫写“转化书”，一组一组的人轮番攻击、侮辱，王锡玉拒绝“转化”（放弃信仰），一句话也不说，一个字也不写，他们又分成三班严管，连续四十多天不让睡一点觉。一闭眼就打，揪着头发往地上摔。恶警们看这么长时间还不转化，3月18日，又把她送到六监区（老残组）强迫劳动。

4月26日，恶警们揪着王锡玉的头发，连打带骂地带她到办公室，又有几个恶警扑上来，没头没脸地一顿暴打，又把她的衣服全部扒光，四个恶警用四根电棍同时电她的嘴、眼睛、脚心、双腋下、大腿内侧，连续电击长达一小时，电得她满地滚，直到最后连滚动的力气都没有了，他们才肯罢休。作恶者有恶警吴湘艳。



中共酷刑示意图：多根电棒电击

当时王锡玉的脸和身上都是大

泡，没有了人形，牙齿全部松动，即使这样还被罚24小时蹲着，不让睡觉，不让上厕所，一天只给一点菜汤喝。

2002年11月，王锡玉被调到集训队继续迫害，这里是迫害转化法轮功学员的主要监区。主要迫害形式是：不给改善生活，只能吃馒头，长期剥夺睡眠、殴打等方式。开始每天还能睡点觉，后来就24小时不让睡觉，每天蹲在墙边，双手扶膝盖。包夹看着，只要一闭眼就打，揪头发摇晃，往墙上撞。包夹主要有苏丽等人，在头脑迷糊状态下轮番攻击。

2003年4月，王锡玉被调到一监区，在六监区的恶警吴湘艳也到一监区继续参与迫害，让她冬天夏天都在大厅睡觉，强迫下车间干活，王锡玉仍然不配合这种以奴工形式进行的迫害，被六七个人抬到车间，因为王锡玉一直不配合他们，就一直被严管迫害，直到2006年6月25日，非法刑期结束才走出魔窟。

出狱仅一年，被劳教迫害

2007年7月，派出所5、6名警察翻墙而入，把王锡玉从家里拖出去塞到警车里，直接送到王村劳教所，非法劳教两年。赵文辉（大队长）指使吸毒犯徐燕每天对她拳打脚踢，打她的头、脸，用脚专门踢膝盖，赵文辉和徐燕把她拖到一间屋里，将双脚捆绑起来，双手用线绳反绑在窗棂上，用胶带把她的嘴封住，一天24小时站着，不让睡觉，不让大小便，只要一闭眼，吸毒犯就往死里打。

由于长期的残酷迫害，王锡玉已经不能站立，双手绑在窗棂子上痛苦中又一次昏了过去。在她昏迷的时候，有一个叫宋敏的恶警还亲自端着凉水往她的手上倒，当她醒来时，湿透了的衣服都冻在了她的胳膊、手腕上。从那以后，她的右手就失去了知觉。

这样的残酷迫害一直持续到王锡玉非法劳教期满，而她的手腕至今还麻木，不听使唤，不能拿东西，两个膝盖疼痛难忍。

自从王锡玉遭受迫害以来，家人就一直生活在恐惧之中，原本幸福的家庭再无宁日。瘫痪在床的丈夫王传清由于邪恶之徒的不断骚扰、惊吓和对妻子的思念，在遭受两年零十个月病痛的折磨和家庭不断变故的打击之下，撇下了两个孤单的孩子，于2002年10月去世，时年61岁。